

中庸古本
中庸傳
中庸指歸
中庸指歸圖



中

庸

傳

晁說之著

中華書局

71980 680

中庸傳

此據涉聞梓舊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中庸傳

宋 晁說之以道著

天命之謂性。

性者中之所寓也。莫知其所自而推言也。

率性之謂道。

性得所率則爲君子。不得其所率則爲小人。曰誠、曰明、曰孝、曰忠、曰恕、曰和、皆率性之具也。是六者皆

中之所以爲忠者也。

修道之謂教。

聖人以經綸天下之大經也。君子所以擇乎中庸也。小人所以反乎中庸也。

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。可離非道也。

出乎性而教之所本也。君子以是誠之務也。

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。恐懼乎其所不聞。

中也。誠也。

莫見乎隱。莫顯乎微。故君子慎其獨也。

中也。明也。

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。

情之未口性之全純。中之所以名中者。中。肫肫如也。淵淵如也。浩浩如也。

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。

中之一物。於是乎有二名也。顛沛之際。毫髮之多。或不中節焉。亦不足爲和也。有子言和。必有待乎節之非和之正也。

中也者。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。天下之達道也。

是一物而不得二名也。榱桷椽章之大本而不達道。則亦惡也。

致中和。天地位焉。萬物育焉。

教之行也。明道先生常善乎致之言也。常善乎位之言也。

仲尼曰。君子中庸。小人反中庸。君子之中庸也。君子而時中。小人之中庸也。小人而無忌憚也。

中之所以爲常道也。君子而時中。則無時而不中也。小人而無忌憚。須臾變改。莫之能中也。以是知先儒說用中爲常道是也。近世說中說庸。非所知也。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。胡先生溫公明道先生皆云然也。問者曰。庸得非變耶。所以濟中者也。曰。是不識中者也。君子之中。隨所器而麗焉。不動而變。尚何所假焉。子莫執中無權者。是子莫之中。非君子之中也。劉侍講曰。中庸者。中用也。蓋亦誤也。言中斯用之也。先儒曰。用中爲常道是也。劉說前見于王氏熊氏也。

子曰。中庸其至矣乎。民鮮能久矣。

教之不行也。有中庸之君。斯有中庸之民也。

子曰。道之不行也。我知之矣。知者過之。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。我知之矣。賢者過之。不肖者不及也。人莫不飲食也。鮮能知味也。子曰。道其不行矣夫。

不誠不明。則不中也。

子曰。舜其大知也與。舜好問而好察邇言。隱惡而揚善。執其兩端。用其中於民。其斯以爲舜乎。舜之所以爲舜者。中庸也。誠明兩盡。而道教行也。

子曰。人皆曰。予知。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。而莫之知辟也。人皆曰。予知。擇乎中庸。而不能期月守也。

不誠不明。則不中也。擇也者。依也。斯人自謂之知者。非知之明也。君子不以爲知也。昔夫子言仁知詳矣。曾子子思慮後世。或汎然失其旨。乃以仁爲誠。知爲明。其實一也。

子曰。回之爲人也。擇乎中庸。得一善。則拳拳服膺。而弗失之矣。

回之所以爲回者。中庸也。誠明兩盡。而道教行也。

子曰。天下國家。可均也。爵祿。可辭也。白刃。可蹈也。中庸。不可能也。

惟誠明以之也。誠自誠而道自道也。非功名利害外以悅之也。

子路問強。子曰。南方之強與。北方之強與。抑而強與。寬柔以教。不報無道。南方之強也。君子居之。衽金革。

死而不厭。北方之強也。而強者居之。故君子和而不流。強哉矯。中立而不倚。強哉矯。國有道。不變塞焉。強哉矯。國無道。至死不變。強哉矯。

強疑其非中也。蓋惟中爲能強也。強也者。誠也。曾子論孝曰。仁者。仁此者也。義者。宜此者也。強者。強此者也。強既有南北之異。則責子路之所安以勉乎中也。夫所謂君子者。既和既中。而誠明之守。安於治亂之世。勤而勉之也。國有道。君子或易仕而改其度。不變塞也。強也。

子曰。素隱行怪。後世有述焉。吾弗爲之矣。君子遵道而行。半途而廢。吾弗能已矣。君子依乎中庸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。唯聖者能之。君子之道。費而隱。

不誠不明。君子之所不爲也。君子之遯世。亦中庸之依而安焉。又復依乎聖人之中庸。則其隱者。吾道之侔也。非故以意嚮之也。鄭氏曰。道不費則仕。費者。僥也。遠也。緇衣有曰。口費而煩。費或爲悖。或爲悖。夫婦之怨。可以與知焉。及其至也。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婦之不肖。可以能行焉。及其至也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。

惟明之知。惟誠之行也。

天地之大也。人猶有所憾。故君子語大。天下莫能載焉。語小。天下莫能破焉。

中也。誠也。語夫天下莫能事之大。則其大者誠也。語夫天下莫能分之小。則其小者誠也。蓋雖大而中也。其小亦中也。人雖有憾於予哉。

詩云。鸛飛戾天。魚躍于淵。言其上下察也。君子之道。造端乎夫婦。及其至也。察乎天地。

中也。明也。

子曰。道不遠人。人之爲道而遠人。不可以爲道。詩云。伐柯伐柯。其則不遠。執柯以伐柯。睨而視之。猶以爲遠。故君子以人治人。改而止。忠恕遠道不遠。施諸已而不願。亦勿施於人。

忠恕之爲中也。均率是性而爲道。莫之或遠也。遠於人則可須臾離也。以其不遠人而忠恕之名立也。爲人父而忠恕。則已與一家去。道不遠也。爲人君而忠恕。則已與天下國家去。道不遠也。忠恕以人治人。猶已肫肫其中也。

君子之道四。丘未能一焉。所求乎子。以事父。未能也。所求乎臣。以事君。未能也。所求乎弟。以事兄。未能也。所求乎朋友。先施之。未能也。

中也。誠也。教之所以爲教也。

庸德之行。庸言之謹。有所不足。不敢不勉。有餘不敢盡。言顧行。行顧言。君子胡不憊憊爾。

中也。誠也。道之所以爲道也。

君子素其位而行。不願乎其外。素富貴。行乎富貴。素貧賤。行乎貧賤。素夷狄。行乎夷狄。素患難。行乎患難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。

中也。誠明之徵也。

在上位、不陵下、在下位、不援上、正己而不求於人、則無怨。上不怨天、下不尤人。故君子居易以俟命、小人行險以徼幸。

中也、誠明之自治也。於是察乎上下、達乎天地、無不安也。曾子曰：「己雖不能、亦不以援人。」蓋援之爲援者如此也。曾子又曰：「孝子之事親也、居易以俟命、不與險以徼幸。」

子曰：「射有似乎君子、失諸正鵠、反求諸其身。」君子之道、辟如行遠、必自邇；辟如登高、必自卑。中也、誠也。

詩曰：「妻子好合、如鼓瑟琴。」兄弟既翕、和樂且耽、宜爾室家、樂爾妻帑。子曰：「父母其順矣乎。」

中爲天下之大本、於是乎在也。夫既得於父母、則室家宜之也。

子曰：「鬼神之爲德、其盛矣乎。」視之而弗見、聽之而弗聞、體物而不可遺、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、以承祭祀。洋洋乎如在其上、如在其左右。詩曰：「神之格思、不可度思、矧可射思。」夫微之顯、誠之不可揜如此夫。

中也、明誠無不達也。

子曰：「舜其大孝也與？德爲聖人、尊爲天子、富有四海之內、宗廟饗之、子孫保之。」故大德必得其位、必得其祿、必得其名、必得其壽。故天之生物、必因其材而篤焉。故栽者培之、傾者覆之。

天之用中、因物而誠至焉。

詩曰：「嘉樂君子、憲憲令德。」宜民宜人、受祿于天。保佑命之、自天申之。故大德者必受命。

疑當次必得其壽之下。簡編之謬也。無聞焉爾也。

子曰。無憂者。其惟文王乎。以王季爲父。以武王爲子。父作之。子述之。

無聞焉爾也。疑簡編謬於此也。

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。壹戎衣而有天下。身不失天下之顯名。尊爲天子。富有四海之內。宗廟饗之。子孫保之。

無聞焉爾也。疑簡編謬於此也。

武王末受命。周公成文武之德。追王太王王季。上祀先公。以天子之禮。斯禮也。達乎諸侯大夫。及士庶人。父爲大夫。子爲士。葬以大夫。祭以士。父爲士。子爲大夫。葬以士。祭以大夫。期之喪。達乎大夫。三年之喪。達乎天子。父母之喪。無貴賤一也。

周公之所以爲周公者。中庸也。誠明兩盡。而道教行也。

子曰。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。夫孝者。善繼人之志。善述人之事者也。春秋脩其祖廟。陳其宗器。設其裳衣。薦其時食。宗廟之禮。所以序昭穆也。序爵。所以辨貴賤也。序事。所以辨賢也。旅酬下爲上。所以逮賤也。燕毛。所以序齒也。踐其位。行其禮。奏其樂。敬其所尊。愛其所親。事死如事生。事亡如事存。孝之至也。

武王周公之所以爲武王周公者。中庸也。誠明兩盡。而道教行也。

郊社之禮。所以事上帝也。宗廟之禮。所以祀乎其先也。明乎郊社之禮。禘嘗之義。治國其如示諸掌乎。

無聞焉爾也。疑簡編謬於此也。嘗有見於仲尼燕居也。文字又有誤者。社無興於上帝也。陸淳嘗辨此詳也。

哀公問政。子曰。文武之政。布在方策。其人存。則其政舉。其人亡。則其政息。人道敏政。地道敏樹。夫政也者。蒲盧也。故爲政在人。取人以身。脩身以道。脩道以仁。仁者人也。親親爲大。義者宜也。尊賢爲大。親親之殺。尊賢之等。禮所生也。

中庸之政也。人道之勉乎政。猶地道之勉乎樹藝稼穡也。中庸之政。感人心而述自化。蒲盧之比也。仁義者。誠明之異名也。仁義合而禮生焉。禮也者。廣騖馳騁於仁義之中者也。

在下位不獲乎上。民不可得而治矣。

脫誤重在此也。胡先生亦云然也。

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。思脩身。不可以不事親。思事親。不可以不知人。思知人。不可以不知天。

誠明始於身。本於親者。□於人。極於天也。

天下之達道五。所以行之者三。曰。君臣也。父子也。夫婦也。昆弟也。朋友之交也。五者。天下之達道也。知仁勇三者。天下之達德也。所以行之者一也。

一於中也。達道之五行於達德之三。達德之五行於中之一也。達道者。脩道之教也。或生而知之。或學而知之。或困而知之。及其知之。一也。

一於中也。

或安而行之。或利而行之。或勉強而行之。及其成功一也。

一於中也。

子曰。好學近乎知。力行近乎仁。知恥近乎勇。知斯三者。則知所以脩身。知所以脩身。則知所以治人。知所以治人。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。

達德之漸也。誠之者也。

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。曰。脩身也。尊賢也。親親也。敬大臣也。體羣臣也。子庶民也。來百工也。柔遠人也。懷諸侯也。脩身則道立。尊賢則不惑。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。敬大臣則不眩。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。子庶民則百姓勸。來百工則財用足。柔遠人則四方歸之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。齋明盛服。非禮不動。所以脩身也。去讒遠色。賤貨而貴德。所以勸賢也。尊其位。重其祿。同其好惡。所以勸親親也。官盛任使。所以勸大臣也。忠信重祿。所以勸士也。時使薄斂。所以勸百姓也。日省月試。既臬稱事。所以勸百工也。送往迎來。嘉善而矜不能。所以柔遠人也。繼絕世。舉廢國。治亂持危。朝聘以時。厚往而薄來。所以懷諸侯也。

中庸之教也。問者曰。如之何尊賢則不惑。敬大臣則不眩。曰。讒色貨能惑我而不惑。則尊賢之功也。有百官之富。任使各盡其材。大臣凜然在上。天下名實不眩。則敬大臣之功也。不眩。猶不惑也。

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。所以行之者一也。凡事豫則立。不豫則廢。言前定。則不跲。事前定。則不困。行前定。

則不疚。道前定，則不窮。

誠也。誠則事前而豫，不誠則事至而無所圖也。

在下位，不獲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。獲乎上有道，不信乎朋友，不獲乎上矣。信乎朋友有道，不順乎親，不信乎朋友矣。順乎親有道，反諸身不誠，不順乎親矣。誠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誠乎身矣。

道必資乎誠，誠必資乎明也。

誠者，天之道也。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。

兼天人之道而中庸著也。舜誠矣，好問而好察，遜言，隱惡而揚善，則誠之也。顏回誠矣，得一善，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，誠之也。

誠者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從容中道，聖人也。

天之道也。中道而未從容，則賢人也。

誠之者，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。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。有弗學，學之弗能弗措也。有弗問，問之弗知弗措也。有弗思，思之弗得弗措也。有弗辨，辨之弗明弗措也。有弗行，行之弗篤弗措也。人一能之，己百之，人十能之，己千之。果能此道矣，雖愚必明，雖柔必強。

人之道也。

自誠明，謂之性。自明誠，謂之教。誠則明矣，明則誠矣。

誠明各有所致而相爲用也。四時誠矣，較然著見，則自誠而明之性也。猶天命之性也。日月明矣，其出入有信，則自明而誠之教也。猶脩道之教也。未有誠而不明者也，未有明而不誠者也。彼偏焉者，非誠明之正也。武王周公以孝稱，則舉其自誠明者也。舜以知稱，則舉其自明誠者也。非有聖賢之差也。唯天下至誠，爲能盡其性，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，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，能盡物之性，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與天地參矣。

率性以誠也。人物之性，與天地之化育，皆吾性之誠也。天地之性不可見，而見之於化育也。然此非次第而言之也。猶曰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，則能贊天地之化育，而與天地參也。其所言之若□者何？視其相因者，殷勤之也。非心知其意者，莫之能喻也。物性之粗，非後於人之性而得之者也。

其次致曲，曲能有誠，誠則形，形則著，著則明，明則動，動則變，變則化。唯天下至誠，爲能化。

無聞焉爾也。胡先生亦所不講也。是自誠而明者，謂之次焉何也？鄭氏乃謂自明誠者何也？

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。國家將興，必有祲祥；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。見乎蓍龜，動乎四體，禍福將至，善必先知之，不善必先知之，故至誠如神。

無聞焉爾也。胡先生、溫公、姚子張皆疑之也。明道先生曰：誠者神也。蓋從明道先生之說，則何必如之云也。

誠者自誠也。而道曰道也。

誠與道一體而二名也。其所以率性則一也。皆無待於外者也。

誠者物之終始。不誠無物。是故君子誠之爲貴。

溫公曰。凡物自始至終。誠實有之。乃能爲物。若其不誠。則皆無之也。

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。所以成物也。成己仁也。成物知也。性之德也。合外內之道也。故時措之宜也。

物者己之物也。己與物非有二也。皆其誠之物也。成己斯成物也。惟所措而宜也。聖人之道所以異乎楊墨者也。成己知也。乃謂之曰仁也。成物仁也。乃謂之曰知也。

故至誠無息。不息則久。久則徵。徵則悠遠。悠遠則博厚。博厚則高明。博厚所以載物也。高明所以覆物也。悠久所以成物也。博厚配地。高明配天。悠久無疆。如此者。不見而章。不動而變。無爲而成。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。其爲物不貳。則其生物不測。

誠明之極。配天地而一之也。誠斯一也。一斯誠也。此蓋當云徵則博厚。博厚則高明。高明則悠遠。考下文而不誣也。夫言天地之體。則高明博厚而足矣。人之體乎天地之高明博厚。則必待悠久以爲之中也。蓋非悠久之中。則其高明將墜。博厚將蹶也。博厚高明。譬諸精神也。曾子曰。君子尊其所聞。則高明矣。行其所聞。則廣大矣。高明廣大。不在于他。在加之至而已矣。夫曾子所謂至者。子思所謂悠久是也。曰悠。曰遠。曰悠久。其實同也。夫不見不動。無爲者。中也。既章。既變。既成。則亦中也。此不貳之道也。

天地之道博也。厚也。高也。明也。悠也。久也。今夫天。新昭昭之多。及其無窮也。日月星辰繫焉。萬物覆焉。今夫地。一撮土之多。及其廣厚。載華嶽而不重。振河海而不洩。萬物載焉。今夫山。一卷石之多。及其廣大。草木生之。禽獸居之。寶藏興焉。今夫水。一勺之多。及其不測。黿鼉蛟龍魚鼈生焉。貨財殖焉。詩云。維天之命。於穆不已。蓋曰。天之所以爲天也。於乎不顯。文王之德之純。蓋曰。文王之所以爲文也。純亦不已。

天地聖人之悠久一也。博厚高明之所資以爲中者也。

大哉。聖人之道。洋洋乎發育萬物。峻極于天。優優大哉。禮儀三百。威儀三千。待其人而後行。故曰。苟不至德。至道不凝焉。

聖人之高明。博厚。悠久。一之於中也。中者。至德是也。發育萬物。峻極于天。高明也。禮儀三百。威儀三千。博厚也。待其人然後行。悠久也。至道。高明博厚也。至德。悠久也。至道至德。猶達道達德也。明道先生謂此一以貫之也。

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。致廣大而盡精微。極高明而道中庸。溫故而知新。敦厚以崇禮。

率性修道。於是乎極也。思尊德性而必道問學。問學斯德性也。思致廣大而必盡精微。精微斯廣大也。思極高明而必道中庸。中庸斯高明也。思溫故而必知新。知新斯溫故也。思敦厚而必崇禮。崇禮斯敦厚也。德性猶悠久也。廣大猶博厚也。胡先生二程先生及橫渠先生說皆同。近世醫學謂既極高明而反道中庸。未乎中庸也。分而爲二事。莫知誠之一致也。

是故居上不驕，爲下不倍。國有道，其言足以興；國無道，其默足以容。詩曰：『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』其此之謂與？

中也，明之所安也。

子曰：『愚而好自用，賤而好自尊，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，如此者，裁及其身者也。』

不明之患也。

非天子不議禮，不制度，不考文。今天下車同軌，書同文，行同倫，雖有其位，苟無其德，不敢作禮樂焉；雖有其德，苟無其位，亦不敢作禮樂焉。

思教之行也。今天下車同軌，貴賤無等也。書同文，是非雜出也。行同倫，君子小人並列也。禮樂之中庸，莫之有作也。胡先生說云爾也。

子曰：『吾說夏禮，杞不足徵也；吾學《坤》禮，有宋存焉。吾學《周》禮，今用之。吾從周。』王天下有三重焉，其寡過矣乎？

思教之行也。或說：或學，或不足徵，或有存，或用之，遠近之勢然也。中也，天下萬變，有是三重，而寡過爲要也。寡過爲中也。

上焉者，雖善無徵，無徵不信，不信民弗從；下焉者，雖善不尊，不尊不信，不信民弗從。惟中則有徵而且尊也。上焉者，過之也；蕩而無徵，下焉者，不及也；屑而不尊，雖善而民不從也。